



屋檐下的灰云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5级12班 熊彦丁

那个雨天，那只猫就那样出现在我家屋檐下——灰色的小身体蜷成一团，雨水顺着瓦片滴在它微微发抖的背上。我蹲下身，它抬头看我，琥珀色的眼睛里，一半是警惕，一半是不再挣扎的安静。

我叫它灰云。

最初的相处是试探。我在石阶上放了一碗水，后退三步。它迟疑了很久，才慢慢凑过去，喝一口，抬头看我一眼。直到第七天，又下雨了，我推开虚掩的门说：“进来吧。”它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一跃——带着一身雨水和野草的味道。

灰云给予我最多的，是沉默的陪伴。我写作业时，它就卧在台灯旁，尾巴偶尔晃一下；我看书，它就看窗外的麻雀，我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各自做自己的事；有时我的橡皮擦掉下桌子，它就拨弄两下，推回我脚边，然后抬头看我一眼，好像在说：“喏，捡起来了。”我们之间有着很多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小游戏，在那些宁静的时间里，我头一回觉得，安静是一种“很满”的状态。

我最喜欢它打盹的时候。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它在旧沙发上摊成一张饼，肚皮随着呼吸一起一伏。我伸手去摸，它喉咙里就发出呼噜声，像一台小马达。有一次我把脸埋进它柔软温热的肚子，闻到阳光和干草的味道—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抱住了一小片会呼吸的春天。

入冬时，灰云开始消瘦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蒙了一层雾。但它依然每天蹲在门口送我上学，只是站起来时后腿会微微打颤。那个周五，它没有迎出来。我在阁楼找到它——灰云蜷缩在我小时候穿过的毛衣里，呼吸很浅很浅。我用颤抖的手把温水一滴一滴喂进它嘴角。整个周末我都抱着它，跟它讲屋檐下的雨天，讲那只怎么也追不到的蝴蝶，讲我考试考砸时的样子……它用最后一点力气，把头往我手心里靠了靠。

周一早上，灰云走了。蜷在那件毛衣里，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，只是不再发抖了。

后来我常常想，究竟谁拯救了谁？是我给了它屋檐，还是它给了我整个温柔的世界？灰云让我懂得：最深的相知，是允许另一个生命成为你的世界的注释，安静地存在过。

如今每当下雨，我还会望向屋檐。那里空荡荡的，但我知道，有些相遇就像光穿过树叶——光会溜走，叶子会落，可那瞬间交错的光影，已经印进了树的年轮。我站在院中，忽然觉得自己也在那些安静的陪伴里，悄悄长出了一圈看不见的年轮。而灰云，是其中最柔软的那圈。

通常安静意味着空，作者偏说是满；写陪伴通常写热闹，而作者偏去写“毫无意义”的橡皮游戏。这种从日常琐碎里提炼出的体悟能力，是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。

前面用具体动作描写体现对灰云的“爱”——喝水、进门、推橡皮、呼噜声……到了告别，依然只有动作描写，没有抒情，但比任何抒情都有力。

“阳光明媚的午后”“摊成一张饼”“一台小马达”，一连串感官细节描写把“春天”从概念拉回到可触的温度里。“会呼吸”三字，既是猫腹起伏的写实，又是生命感的写意。

“注释”这个比喻恰到好处。书的注释在页面边角，字号小，但有时整页书最让人琢磨的恰恰是这行小字。作者用这个比喻来定义人与动物的关系，不抬高，不煽情，把“安静地存在过”说清楚了。

评语

很多学生写动物容易陷入两个极端——初见时的可爱，离别时的悲伤，中间漫长的陪伴反而一笔带过。这篇文章的力气恰恰花在中间阶段：喝水、推橡皮、摊成饼、打呼噜，这些段落，才是文章真正出彩的地方。因为前面的陪伴写得够具体、够安静，后面的告别才会自然生情，让读者心里一沉。

结尾处用了三次“年轮”的意象，每一次都在递进：第一次是相遇，第二次落到自己身上，第三次是描写灰云——三层收束，情感饱满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曾亚)

